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五十九上下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員外郎臣千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左顒若

說郛卷五十九上

元 陶宗儀 撰

漢官儀 應劭

獬豸獸性觸不直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為冠

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一曰柱後以鐵為柱

正月旦天子御德陽殿臨軒公卿大夫百官各陪位朝

賀蠻貊俱奉朝貢必見屬郡封吏皆陛覲

孝武時天子以下未有情元帝頟上有壯髮不欲使人

見乃始進憤羣僚隨焉

省中皆以粉塗壁畫古烈王

孝武皇帝南平百越北攘匈奴置交阯朔方之州復徐梁之地改雍曰梁改梁曰益凡十三州所以交朔獨不州明示帝王未必相襲始開地方遂交南方為子孫基阯也

侍中秩千石黄門有畫室署玉堂署各有長一人

尚書郎懷香握蘭趨走丹墀

世祖封禪久有白氣一丈東南極望正直壇所有青氣
上與天屬遥望不見此瑞命之符也
謁者着緗情大冠
綬者有所受以别尊卑彰有德也
司空騎吏以下皂袴因秦水德今漢家火德宜着絳袴
虎賁中郎將衣紗縠單衣虎綿袴
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天子壇田公卿耕訖嗇夫下種凡稱籍田為千畝亦曰

帝籍亦曰耕籍亦曰東耕亦曰親耕亦曰玉籍

侍中向存年老口臭帝乃賜以雞舌香令含之

獻帝春秋 闕名

初黄巾賊起靈帝建九重華蓋自稱無上將軍身被介冑謀兵京城先是造作角錢猶五銖而有四道連于邊輪百姓各有識者以為妖徵竊言新錢有四道京城將壞而此錢四出散於四方之外乎遂皆如其言

孝靈皇帝何皇后生太子辯帝數失子不敢正名養于道人史子耿家號曰史佚

袁紹將兵入宫誅諸黄門張讓等逼迫以尺一詔開大

夏門將帝及陳留王出不知所如

獻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近侍莫非曹氏黨舊恩戚議郎趙彦嘗為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内外多見誅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忿因曰君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輔兵入廟令虎賁執刃挾之操顧左右汗流洽背自後不敢復朝請

自誅黄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中機事頗露由是王允

乃奏侍中黄門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也

張遼問吳降人曰紫髯將軍長上短下誰也答曰是孫會稽

楊州刺史劉馥上言荆州牧劉表與會稽太守孫權謀襲京城遂塹許設鹿角砦

董卓未誅有書三尺布幡上作兩口相銜之字負之於道歌曰布乎及吕布殺董卓負布者不復見

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董卓無道欲身自殺之挾佩刀

詣卓孚語畢辟出卓至閤執手孚引刀刺卓卓多力却不中即殺孚

玄晏春秋 皇甫謐

衛倫以郎應會于京師過予而論及於味倫稱魏故侍中劉子揚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予曰昔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揚之妙抑末乎倫曰晉師曠易牙古之精也魏之子揚今之妙子何間焉

衛倫過予論及於時味倫因命僕取糗進予曰麥也有杏李柰味

十七年予長七尺四寸未通史書與從姑子梁柳等或

編荆為楯執杖為矛分陳相刺有若習兵母數譴予予出得瓜果歸以進母母投諸地曰孝經稱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何孝者莫大於欣親今爾年近乎三十志不存教心不入道曽無怵惕少慰我心修身篤學爾自得之于我何有因對予流涕予心少感遂伏史書

余家素貧窘晝則務作夜則甘疲寐及二時之務書卷生塵篋不解緘唯季冬裁得一旬學或兼夜寐或戲獨否或對食忘飡或不覺日夕居家遊出之事吉凶畧絶

富陽男數以全生之道誨予方之好色號予為書帙

九州春秋 司馬彪

臧洪為青州刺史為袁紹所圍糧盡厨有米三斗主簿啟白欲以為薄粥洪嘆曰吾獨食此何味命為薄粥與衆共歡之

靈帝賣官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烈子均字孔平亦有時名烈問曰吾作公天下人謂何如對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謂不當為公今登其位海内嫌其銅臭烈舉杖擊之均走烈曰子授父撾而走可謂孝乎均曰

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而走不陷父於不義烈曰爾以吾為瞽瞍耶

夏侯淵為黄忠所殺操臨漢中至陽平欲攻劉玄德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為功乃出令曰鷄肋官屬不聽所謂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曰雞肋棄之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公欲還也俄操迴師時人伏其幾決

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

而守時南陽功曹栢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安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問語子緒曰勇可習也

公孫瓚為袁紹所圍曰天下兵起我謂可唾掌而決今視孫之兵革方始不如休兵積穀

臧洪為青州刺史為袁紹所圍糧食已盡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厨有米三升主簿啟進內稍以為糜

粥洪歎曰吾獨食此何為命作薄粥與共啜之也

帝王世記 皇甫謐

堯時有草莢生庭每月朔日生一莢至月半則生十五莢至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月晦而盡若月小餘一莢王者以是占歷唯盛德之君應和氣而生以為瑞名曰蓂莢一名歷莢一名瑞草

堯時廚中自生肉脯薄如翣搖則風生使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翣脯

舜彈五絃琴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

兮

黄帝服齊于中宫坐于玄扈洛上乃有大鳥雞頭鷰喙龜頸龍形麟翼魚尾其狀如鶴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不食生虫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阿閣其飲食也必自歌舞音如簫笙

黄帝遊洛水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是也

黄帝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

炎帝殺蚩尤於中冀名其地曰絶轡之野

湯時大旱殷史曰卜當以人禱湯曰吾所謂自當遂齊戒剪髮斷爪已為牲禱於桑林之野告於上天已而雨大至

禹葬會稽下不及泉上不通臭既葬收餘壤為壟

黄帝有熊氏母曰附寶有蟜氏之女也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而孕

武王納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于内生太子誦

黄帝都於有熊今新鄭是也

太昊包犧氏風姓有景龍之瑞故以龍紀官

魏晉世語 郭頒

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

司馬景王命中書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令松更定之經時竭思不能改心甚於邑中書郎鍾會察有憂色問松松以實對會取草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爾耶松曰鍾會也王曰如此可大用真王

佐才也卞伯玉赴中書詩曰躍鱗龍鳳池揮翰紫宸裏

杜夷字行齊為儒林祭酒皇太子凡三至夷舍執經問義

刁協遷尚書令詔曰尚書令協抗志高亮才鑒博朗朕甚喜之

范甯字武子少好學多所通覽拜中書郎專掌四省居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

孔衍字舒元魯國建與庾亮俱補中書侍郎于時中興

肇建庶事草創衍經學博通又練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皆親愛之

劉超字世踰遷中書舍人時臺省初建内外多事超出納書命以忠慎稱理身清苦衣不重帛

徐邈字景山以儒素重好學尤善經傳烈宗始覽典籍招延禮學之士後將軍謝安舉邈應選補中書舍人專在西省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每預顧問輒有獻替多所補益烈宗甚愛之

孫盛字安國為秘書監加給事中篤尚好學自少至長常手不釋卷既居史官乃著三國陽秋

郭璞太興元年奏南郊賦中宗嘉其才以為著作佐郎殷浩北伐江逌為長史逌取數百雞以長繩連脚皆繫火一時駈放飛過塹集于羌營火皆燃

東宮舊事 張敞

皇太子初拜有旄幢一又曰皇太子鹵簿有黄麾

皇太子初拜有石山安車一建九旗青色四馬又曰皇

太子大小會庭設三廂樂舞六佾

皇太子納妃有漆龍頭支髻枕一銀花鐶鈕百副又曰

皇太子納妃有金塗連盤鴨燈一

太子納妃有絳地文履一量又曰皇太子納妃有漆花

籠二具

皇太子納妃織成袞帶白玉珮

皇太子納妃四望車羽葆前後部鼓吹各一部又曰步搖一具九鈿函盛之

太子有銅駞頭燈銅倚燈納妃有金塗四尺長燈銀塗二尺連盤燈

太子納妃有白縠白紗白絹衫並紫結纓

皇太子納妃有絳紗複裙絳碧結綾複裙丹碧紗紋雙裙紫碧紗文雙裙紫碧紗文繡纓雙裙紫碧紗縠雙裙

丹碧杯文羅裙

皇太子初拜給縹紅紙各一百枚

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

太子儀飾有玉頭劒

閤内有曲障鄣上雀目窓

太子納妃有玳瑁鈿鏤鏡臺一

太子納妃有龍頭金縷交刀四銀牙鏁綵帶副二

皇太子初拜有絳紗單衣

漆四升杯四十漆杯子三百

長槃五漆尺槃三千漆栢炙桿二

漆三十五子方樏二沓盎二枚

白珥五枝

漆盌子一百枚

漆匕五十枚

漆箸一百雙

漆栢炙大函一具

漆注綺織篋一十枚

漆食架二

太子妃有石砧一枚又擣衣砧杵十枚

皇太子納妃自着衣大鏡尺八寸銀花小鏡尺二寸漆

匣盛翡翠銅鏡二枚嵌金龍頭受福蓮華鈎鏁四副

皇太子納妃有緑布綺絹裹牀幨二

太子納妃有青布碧裡梁下幃一紺絹青布窓戶幃各

一

太子納妃有綵杯文綺被一絳直文羅一幅一絳被羅綉文四五幅被一又有七綵文綺被絳文羅面一

太子納妃有赤花覆文簟

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花經席一領

皇太子納妃有床上屏風十二牒織成漆連銀鉤鈕織成連地屏風十四牒銅環鈕

皇太子初拜供漆要扇青竹扇各一納妃同心扇二十單竹扇二十

太子有白毡拂二

太子納妃有漆書銀帶唾壺一

皇太子初拜有銅博山香爐一枚納妃

泰元中皇太子納妃王氏有銀塗博山蓮槃三十香爐

一

皇太子納妃有綾裹幞帕五具絹裹幞帕五具

皇太子初拜有漆馬齒書麗金裝彩花麗

皇太子納妃有絳直文羅袴七彩杯文錦袴五

太子納妃有絳地紋履一雙

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十枚銅博山筆床一副

太子納妃有絳綾袍一領

元嘉起居注闕名

孝感

盱眙民王彭先丁母艱居喪至孝元嘉之始父又喪亡彭兄弟二人土工未就鄉人助彭作塼塼事須水濟值天旱穿井盡力不得水彭號窮無計一旦天霧霧消之後於塼竈前自然水生

蒐白席

元嘉中劉禎為御史中丞奏風聞廣州刺史韋朗於州

部作蒐白席三百二十領請以事追免朗官

嘉蓮

泰始二年八月嘉蓮一雙駢花並實合跗同莖生豫章鱧湖又六年雙蓮一帶生東宮玄圃池

居官

尚書左丞袁璠啟領曹郎中荀萬秋每設事緣私遊肆其所之豈可復叅列士林編名天閣請免萬秋所居官

中書令

王言之職總司清要中將軍丹陽尹王景文夙尚宏簡情度淹粹忠規茂績實宣國道宜兼管内樞以重其任可中書令

白燕

元嘉元年七月有白燕集於齊郡遊翔庭宇經九月乃去衆燕翼隨有數千

大業拾遺録 杜寶

南海郡送都念子樹一百株敕付西苑十六院内種此樹高一丈許葉如白楊枝柯長細花餘色葉正赤似蜀葵而大其子小于柿子甘酸至美密漬為粽益佳

需支夫善耕婦人善織以五色絲稍内口中兩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丈人多力勤稼一日耕十餘頃之地

隋煬王薤得胡人法造

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淝河之水亦鼓怒

而起至其廟前高一尺廣十餘丈食頃乃定與錢唐潮水相應

曲阿秦時名雲陽太史云東南有天子氣在雲陽之間故鑿此崗令曲而阿因名

合浦徐聞縣多牛其項上有特骨大如覆斗日行三百里

隋煬諸郡進食用九飣牙盤又有鏤金鳳蟹為食品第一

建康宫殿簿 張著

神龍

太初宫中有神龍殿去縣三里左太冲吴都賦云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是也

赤烏

赤烏殿在縣東北五里吴昭明宫内制度上應星宿吴都賦云崇臨海之崔嵬飾赤烏之暐曄是也

通天

通天觀在舊臺城内宋元嘉中築二十三年更修廣之造景陽樓大壯觀又立鳳光殿醴泉堂建業宫有迎風觀

又

晉孝武帝講孝經於通天觀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黄門侍郎謝石吏部侍郎袁宏執經丹陽尹王絜續句論者榮之

商飈

商飈觀在東北十三里籬門亭後亭墩上齊武帝築九日登以宴羣臣

山公啟事 山濤

孫緜

中書屬通事令史孫緜限滿久習内事才宜殿中侍御史須空補之不審可否詔曰可

張建

太康七年詔曰郎中張建忠篤履素為江表士大夫所稱宜在中朝其以建為給事中

陳邵

陳邵字節民太始六年詔曰燕王師邵清貞廉潔博通六籍宜在左右以敦儒訓可給事中

羊祜

羊祜忠篤寛厚然不長理劇宗正卿缺不審可轉作否

劉儼

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濟陰太守劉儼陽城太守石崇參選不審可有合聖意者不

郗詵

濤曰臣欲以郄詵為温令詔可尋又啟曰訪聞詵喪母不時葬遂於所居屋後假葬有異同之議請更選之詔曰君為管人倫之職此輩應為清議與不便當裁處之

山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踈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

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

八王故事 闕名

夷甫容貌整麗妙于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王敦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為我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墻殺之

張方將移惠帝於長安入殿奉迎自領五千騎皆促鐵匣槊二節髮毦繫兜鍪皆用凉州白鶡毛天子見之大驚

太康七年正旦日蝕詔公卿大臣各上封事咎其安在汝南王亮與司徒魏舒司空衛瓘上言三司之任天地人也乾道不普故水旱為灾人倫失序故奸宄不禁乃者荆州之城妖灾仍興任城國都水流變赤延三朝之始日有蝕之孟陽節過堅氷未消臣等瑣才聽優高位

可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宜就顯戮以答天意謹免冠徒跣上所假章綬夫陰陽失序朕于天道刑政失中之所致也其使冠履勿復道

陸機要覽 陸機

列子御風常以立春歸乎八荒立秋遊乎風穴是風至則草木發生去則搖落謂之離合風

昔羽山有神人焉逍遥于中岳與左元放共遊薊子訓所坐欲起子訓意欲留之二日之中三雨今呼五月三雨亦為留客雨

九花樹生南岳雖經雪凝寒花必開便落時人謂之應春花

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重八字名曰肉芝以五月五日取陰乾以其足畫地即流水帶之於身能辟兵

東弓南矛西劒北戟中鼓亦曰四兵

酉陽山中有甘谷谷中皆菊花墮水中居人飲之多壽有及一百五十有餘歲者

千歲龜五色額上骨起如角巢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

立夏日服六壬癸符或服玄氷丸飛霜散暑不能侵也

陳思有鵲尾杓植而長置之酒樽凡王欲勸者呼之尾則指其人

桓譚新論 桓譚

太山之有石刻凡千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有二

漢中送王仲都時夏大暑使曝日坐又環以十爐火不言熱而身不汗出

太原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月雖有疾病急緩猶不敢犯為介子推故也

元帝時漢中遇道人王仲都能忍寒乃於盛寒日令袒衣載以駟馬於昆明池上遶水而走御者厚衣狐裘甚

寒而仲都獨無憂也

世俗咸曰漢文帝躬儉約修道德以先天下天下化之故致兄實殷富澤加黎庶穀至石數十錢上下饒羨天下有鸛鳥羣國皆食之三輔俗獨不敢取之或取即雷霹靂起原夫天不獨左彼而右此殺鳥適雷

秦始皇見周室失統自以當保有九州見萬民碌碌猶羣羊聚諸皆可以竿而驅之故遂以敗也

董賢女弟為昭儀居椒風舍後漢朱佑初學長安帝往

候之佑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舍乎以有舊恩數蒙賞愛

余與劉子駿言養性無益其兄子伯三曰天生殺人藥必有生人藥也余曰鉤吻不與人相宜故食則死非為殺人生也譬若巴豆毒魚礬石賊鼠桂害獺杏核殺猪天非故為作也

王翁時男子畢康殺其母詔焚燒其屍暴其罪於天下

余上章言宣帝時公卿朝會丞相語次曰聞梟生子長

且食其母果然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耳丞相大慙君子之于禽獸尚為之諱況人乎

宓羲之制杵臼萬民以濟及後人加功因延力借身重以踐碓而利十倍杵舂又復設機關用驢騾牛馬及役水而舂其力乃且百倍

扶風漆縣之邠亭部言本大王區處其民會日相與夜市而不為則有羞

關東鄙語曰人間長安樂出門西向笑和肉味美則對

門而哨

余歸沛道病蒙絮被絳罽襜乘騂馬宿下邑東亭亭長疑是賊發卒余令勿問乃間而去此安靜自存

楚之郢都車掛轂民摩肩市路相交號為朝衣新而暮衣弊

元帝求方士漢中道人王仲都大暑中使暴坐又環以千鑪不言熱

高君孟頗知律令嘗自伏寫書郎署裏其老欲代之不

肯云我躬自寫乃當十遍讀

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孫

余同時左郎官有梁子初楊子林好學所寫萬卷至于白首常有所不曉百許寄余余觀其事皆畧可見矣

成帝幸甘泉詔揚子雲作賦倦臥夢其五臟出在地以手收内入覺太少氣一年卒

博士弟子韓生遭三夜有奇夢來以問人人教晨起廁中祝之三旦人告以為祝詛捕治數日死

余前為典樂大夫有烏鳴于庭樹上而府中門下皆為憂懼後余與典樂謝俟爭鬬俱坐免去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為堅白之論假物取譬謂白馬為非馬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

譙周法訓 譙周

古者茹毛飲血燧人初作燧火人始燔炙

善耕者足以謹地待時而動善射者調弓定準見可而發君子善養其人足用

羊有跪乳之禮雞有識時之候鴈有庠序之儀人取法焉

唐虞之衣裳文法禹稷之溝洫耕稼人至今被之

桀紂雖有天下之位而無一人之譽也猶朽木枯樹逢

風則仆也

王者居中國何也順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統也

挽歌者高帝召田横至尸鄉自斃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其哀故作此歌以寄哀音焉

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禮之則從成人不為殤有一産二子者當以後生者為兄言其先胎也愚謂此野人之鑿語耳君子不測暗安知胎之先後也

貪忍者難為惠苛煩者難為恭君子一于禮而已矣何

事之難為

君子處陋巷之中奚樂也曰樂得其親樂得其友樂聖人之道也

裴啟語林 裴啟

管寧嘗與華子魚少相親友共園中鉏菜見地有片金揮鉏如故與瓦石無異華提而擲去

魏伐蜀羅獻為巴東太守吳聞蜀已敗遣盛獻等水陸並到說獻以合同之計獻銜枚夜出擊破獻旋軍保城告誓將士勵以節義莫不用命

荀顗年踰耳順而母年九十色養烝烝以孝聞當時在喪顦顇貌不可識

有周犨噴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

田何年老家貧茅居蒿牀守道不仕

何平叔美姿儀而絶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夏月與熱湯

餅既啖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管輅容貌醜而嗜酒飲食無威儀也

顧榮兼侍中安慰河北以前後功封嘉興伯榮觀中國

日弊乃併求急還南既造江渚欣然自得

王右軍為會稽謝公就乞牋紙庫中唯有九萬枚悉與

之桓宣武云逸少不節

桓石秀豁第二子也不以榮爵嬰心唯以弋釣為事游覽樂足一丘桓冲嘗與石秀共獵登九井山獵走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盼嘯詠而已

諸葛武侯持白羽扇指麾三軍黄竹具叙事

劉真長見王丞相時盛夏王公以腹熨彈碁局曰乃涸

劉既出人問見王公如何對曰未見他惟作吴語耳

羊稚舒冬日釀酒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速成而味好

大將軍丞相諸人在此時閉户共為謀身之計王曠世宏來在户外諸人不容之曠乃剔壁闚之曰天下大亂諸君欲何所圖謀將欲告官遽而納之遂建江左之策焉

劉寔詣石崇如厠見有絳文帳裀褥甚麗兩婢持錦囊寔遽退笑謂崇曰何誤入卿室崇曰實厠耳寔更往向乃守厠婢所進囊寔籌良久不得便行謂崇曰貧士不得此厠乃如他厠

石崇厠常有十餘侍婢列皆佳麗藻飾置甲煎沉香無不具備又與新衣客多不能着王敦為將軍少年既脫故衣着新衣婢謂曰此客必能作賊世說王大將軍敦敦初上主厠見漆箱中盛乾棗以塞鼻王謂上厠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椀澡豆敦目厠著水中而飲之謂之乾飲羣婢掩口而笑之

簡文為撫軍時坐牀上生塵不聽左右拂去見鼠行跡視以為嘉有參軍見鼠以手板格煞之撫軍謂曰無乃

不可

王藍田少有癡稱王丞相以地辟之既見無所他問問來時米價藍田不答直張目視王公王公云王掾不癡何以云痴

袁貞為監運范玄平作吏部尚書大坐語袁卿此選還不失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宋岱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神鬼論有一書生葛巾修刺詣岱曰君絶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所

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絶而失明日岱死

顧和為揚州從事且旦當朝未入停車州門外須臾周侯已醉着白袷憑兩人來詣丞相歷和車邊和先在車中覔虱色夷然不動周侯見和過去行數步復又還指顧心問曰此中何所有顧釋虱不視徐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也

虞喜志林 虞喜

吳時於江水中得鐘有百餘字募求讀者竟無人曉建武二十四年南郡男子獻銅鼓有銘

東海之魚墜一鱗崑崙之木落一葉聖人皆能知之也

孫休鋭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大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捨書

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也恪對跪乞請筆益兩字續其

下曰之驢舉坐欣笑以驢賜恪

賀齊性奢侈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干櫓戈矛鈀爪乂棍弓弩矢箭咸取上材

信安山有石室王質入其室見二童子方對棋看之局未終視其所執伐薪斧柯已爛朽遽歸鄉里已非矣

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旱則鞭陰石必雨久雨鞭陽石則止

王瑗自言我嗜酒肉好書善畫人有美酒珍食精紙何

所不可

王瑗遇鬼物言我見蔡邕作仙人飛去飛來甚快樂也

李子長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蘆葦為牢當罪木囚不動或寃木囚乃奮

鍾繇問蔡邕筆法于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搥胸嘔血曹操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繇令人盜其墓遂得其法

洞庭湖神過客祈禱必驗分風送船

魏臺訪議 王肅

臘

帝問何用未社丑臘對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為社衰日為臘漢火德衰於戌故以戌日為臘魏土也土畏木丑之明日便寅寅木也故以丑臘土成於未故以歲始未社也

寒熱

冬至陽動於下推陰而上之故寒於上夏至陰動於下

推陽而之上故大熱於上

律

後漢尺度稍長魏代杜夔亦制律呂以之候氣灰悉不飛凡律各有所攝引而申之至於六十相生者相變始黄鍾之管下生林鍾以陽生陰故變也相攝者相通如中呂之管攝於物應以母權子故相變者異時而各應相通者同月而繼應應有早晚者非正律氣乃子律相感寄母中應也

雨

永平京師少雨上御雲臺自為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上以問輔輔曰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出雲為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興

說郛卷五十九上

說郛卷五十九下

元 陶宗儀 撰

魏春秋 孫盛

黄初元年文帝愈崇宫殿雕飾觀閣取白石英及紫石英五色大石於太行穀城之山起景陽山于芳林園樹松竹草木捕禽獸以充其中于時百役繁興帝躬自掘土率羣臣三公以下莫不展力

文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

與張昭

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棊

劉政投邴原曰窮鳥入懷邴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邪

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川人士稱琰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王遇性質訥而好學興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依將

軍叚煨采梠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間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

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

齊春秋 吳均

王儉不好聲色未嘗遊宴衣裘服用自周而已

南齊時荆州城東天子井出錦于時士女取用與常錦不異經月乃歇

劉璡字子敬耿介好禮嘗與故人共車於津陽内見一女子容姿甚麗盼睞之璡因抽坐席懸車中以隔絶之其正如此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子也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常

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衆僧以銅甖盛水花更鮮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阿姨護祐願華竟齋如故七日齋畢華更鮮紅看視甖中稍有根鬚阮病尋差世稱其孝感

齊給事中皆隸集書省與諸散騎同掌侍從左右獻納省諸文奏

東昏侯鑿金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蓮花也塗地皆以麝香

波斯國人皆以麝香如蘇塗鬚點額及於耳鼻用以為敬

崔元祖父景真為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

鬱林王好鬬雞密買雞至數千價

東昏侯在位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殿中幃帳及步障皆衿以綠紅金銀鏤弩牙璃瑁帖箭每出輒以鷹犬隊主徐令孫媒翳隊主俞靈韵齊馬而走左右爭逐之

江秘性仁義衣敝虱多綿裹置壁上恐虱飢死乃置衣中數日終身無復虱

卞彬為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蚤蟣虱蝦蟇等賦皆大有指斥

張堪好於齋前種松栢時人曰張堪屋下陳屍

豫章王於郊起山列種桐竹號為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為樂

樂預為永世令人懷其德卒官時有一媼年可六七十

檐槲敕叶造市貨之閒預卒大泣叶溪中曰夫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故應就死爾市人皆泣其惠化如此

周顒隱居鍾山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范雲常從文惠太子幸東田觀穫稻文惠顧謂雲曰刈此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狥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

齊人渡江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我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對是時及食調市人餽軍皆是交屑為飯以荷葉裹而分給兵士皆困會文帝遣送米三千石鴨千頭帝即炊米煮鴨誓申一戰將士及防身計粮數臠人人裹飯婉以鴨肉帝命衆軍蓐食攻之齊軍大潰

高帝時有獻白烏帝問此何瑞范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

感應之理一至此乎

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灌山泉始窮真趣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情在江湖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

江革補國子生王融謝朓嘗行還過候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

孔靈產為光禄大夫覽止足之分不肯仕太祖以白麾

毛扇素几遺之曰以君有古人風故賜卿古人之物也

丘靈鞠善屬文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上挽歌詩云雲横廣陌闇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咨嗟賞之即轉為新安王北平中郎中叅軍

劉瓛字子珪沛人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請更讀因聽受曰可及此耳

晉陽秋 庾翼

大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門門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框拒之

吳有葛衡字思直明達天官能於機巧作渾天使地居中以機動之若天轉而地正以上應晷度

高貴鄉公神明爽儁德音宣朗景王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往西南沒于諸葛亮營俄而亮卒

張華將死中台星遂坼太元中復還合正太傅謝安為相所致也

袁宏字彦伯謝安賞其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别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

丁卯葬高貴鄉公于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

續晉陽秋　檀道鸞

咸陽王猛被緼袍而詣桓温面談當時之事猛摸虱而言傍若無人温察而許之

襄陽羅友在桓温府屢以貧乞禄温以其誕肆許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温為坐别友亦被命至尤晚温問之曰出門于中路遇見一鬼謂余曰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淹緩温笑而用之

苻堅未敗長安市鬼夜哭一月止

陶潛九月九日無酒於宅邊菊叢中摘盈把坐其側遥望見白衣人乃王宏送酒即便就酌而後歸

王獻之為中令獻之少而標邁不尋常貫為一時風流之冠獻之卒以王珉為中書令世謂之大王令小王令也

中書令王珉好捉白團扇其侍人謝芳歌之因以為名

桓宣武與妻妾坐月下流星墜下銅盆水中光如二寸珠顆然妾酌飲之生玄

魏詠之生而兎歃相者云後當貴年十八聞荆州殷仲堪悵下有術人能治之因西上仲堪與語令師看焉師曰可割補之但應百日食粥不語笑詠之曰半年不語亦當治之況百日也師為治而差

何無忌母劉牢之姊無忌與宋高祖謀夜于屏風中製檄文母登屏風窺之大喜曰汝能如此吾讐得雪矣

清河崔祖思死家無餘財有書八千卷上聞嗟嘆良久乃以葛屯穀百五斛賜其家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後

世知其見異

會稽太守謝琰拒孫恩恩悵下都督張猛于後斫馬琰墜地遂殺之高祖左里之捷生禽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

劉毅至黑時人謂之鉄色

晉中興書 何法盛

騎從

王導謂王敦曰王仁德未著而名位猶輕兄名已振宜有以共相匡舉會三月三日中宗出禊乘肩輦敦導並騎從紀瞻使人覘之既聞敦導騎從乃大驚自出拜於道左中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

入宮酷寒

桓玄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旌旗不立法章儀飾一皆傾

偃是月酷寒

清暑

烈宗起清暑殿讖者曰清暑反語楚聲也為殿以酸楚之聲為號非吉祥也頃烈宗崩桓玄自號楚

太極殿

孝武帝建太極殿郭璞筮云二百十年此殿為奴所壞後梁武帝毁之捨身為奴

中興之冠

王恬字敬豫與濟陽江霧俱善奕棋為中興第一

四達

晉穆帝升平二年二月詔曰佽飛督王饒忽上吾鴆鳥一口云以避惡此凶物豈宜妄進於是鞭饒二百使殿中御史孫雲焚其鳥于四達之衢

白鹿子

陶淡侃之孫雅好導養年十五六便服食絶穀於野得白鹿子馴而養之恒與之俱往還後遂不復還家

食蟄燕

中原喪亂鄉人遂共推郗鑒為主與千餘家避難於魯國嶧山有重險百姓饑饉野無生草掘野鼠蟄燕而食之

裹以席

王敦死裹以席塗以蠟埋齋中

奏彈夜警

譙王恬字元愉為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廢太宗即位未

解嚴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奏劾温大不敬請理罪明日温見奏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器局在朝憚之

清高不仕

高陽許詢字玄度丹陽許玄字遠遊並清高不仕詢有才藻能清言玄山居服食志求仙道遊會稽臨海山誓不歸家乃與婦書令改適後入刻深山莫知所止或以為昇仙

巴豆杏子丸

程據為太醫令武帝初受魏禪改元為太始而據貢雉頭裘帝以奇伎異服典禮所禁焚之于殿前據以醫術承恩出入禁闥因為賈后合巴豆杏子丸害愍懷太子遂就戮焉

宋拾遺録 謝綽

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四人宴飲從朝至夕帝甚歡華既出太祖目送之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難繼矣

張永開玄武湖古塚上得一銅斗有柄太祖訪之朝士何承天曰此是新蔵斗王莽王公亡皆賜之物一在塚内一在塚外

桓温葬姑孰之青山平墳不為封域於墓傍開隧亡碑

故謬其處令後代人不知所在

臣昔貧賤時甞疾病家人為臣齋勤苦七日臣晝夜夢見一童子青衣持繞廣數寸與臣臣問之用此何為荅曰西王母符也汝可服之服竟便覺一二日病差

戴明寶歷朝寵倖家累千金大兒驕淫為五色珠簾明寶不能禁

董偃常臥延清之室畫石為床石文如畫體甚輕出郅支國上設紫瑠璃帳火齊屏風

蘇秦張儀二人假食于路剥樹皮為囊以盛天下良書

帝解鳴鴻刀賜東方朔朔曰此刀黄帝時採首陽之金

鑄為此刀雄者已飛雌者獨在

沐胥國人左耳中出青龍右耳中出白虎龍虎初出之

時如繩縁頰手捋面而龍虎皆飛去地十餘丈而雲氣

繞龍風來吹虎俄而以手指揮其龍虎皆還入耳

會稽典録 虞預

夏方字文正家遭疫癘父母伯叔一時死凡十三喪方年十四晝則負土哀號暮則扶棺哭泣比葬年十七烏鳥聚集猛獸乳其側

夏香字曼卿永興人也年十五縣長葛君會客飲宴時郡遭大旱香進諫曰昔殷湯遭旱以六事自責而雨澤應澍成王悔過偃禾復起自古先聖畏懼天異必思過以濟民命今始罹天灾縣界獨甚未聞明達崇殷周之

德飲宴獨歡百姓枯瘁神祇有靈必不享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宜當還縣長即罷會身捐俸禄以贍民飢

女子曹娥者會稽上虞人父能絃歌為巫漢安帝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緣江號哭晝夜不絶聲七日遂投江而死

盛吉為廷尉每至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向垂泣

嚴遵字子陵建武五年詔召遵設樂陽明殿命宴會暮

留宿其夜客星犯天子宿

卓恕字公行上虞人也與人相期約雖遭暴風疾雨無不至者常從建業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答曰某日當復親覲至是日恪停食候恕至時賓客會者皆以會稽建業相去千餘里道隔江湖豈得須臾恕至一坐盡驚

鄭宏守陽羨縣民有弟用兄錢者為嫂所責未還之嫂詣宏宏為叔還錢兄聞之慙愧自繫於獄遂遣婦贖錢

還宏宏不受也

盛吉字君達為廷尉性多哀憐其妻謂吉曰君為天下執法不可使一人濫罪殃及子孫其囚無後嗣者令其妻妾得入使有遺類視事十二年天下稱有恩也

謝承遷吳郡督郵歲穰嘉禾六穗生於部屬

陳瑞字文象為縣卒瑞謙恭敬讓行性謹敬及其居二千石九卿位少年童豎拜者皆正朝服與之抗禮若疾病不能答拜輒拊頰以謝之

徐宏字聖通為山陰縣令俗剛强大姓兼并宏到官誅剪姦桀豪右斂手商旅路宿道不拾遺童歌之曰徐聖通政無雙平刑罰姦宄空

三國典略 丘悅

齊命通直散騎常侍辛德源聘於陳陳遣主客蔡凝宴酬因談謔手弄梹榔乃曰頃聞北間有人為噉梹榔獲罪人間遂禁此物定爾不德源答曰此是天保初王尚書罪狀故耳猶如李固被責云胡粉飾貌搔頭弄姿不聞漢世頓禁胡粉

周命尉遲迥伐蜀帥甲士一萬二千騎萬匹自散關由故道而入太祖送彭城西見一走兎命弟中領軍綱射

之綱誓曰若獲此兔必當破蜀俄而獲兔太祖喜曰事平之日賞汝佳口及尅蜀乃賜侍婢一人

渤海王高歡攻鄴時瑞物無歲不有令史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

齊蕭懿為太子洗馬懿字仁祖帝患腰痛患不堪馳馬齊主令乘驢以見見者笑之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毦帶鈴民聞其聲即知是寧也

孫權拜諸葛恪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作鼓吹導引歸

周陸逞字季明嘗為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鹵

簿逞以時屬農要表請停之制曰逞雖未臨人已存優

卹宜遂所請彰其雅操

陳桃根於所部得青牛獻之又上織成錦被表二陳主

命於雲龍門外焚之其牛遣還於人又曰梁出師拒侯

景邵陵王綸次鍾離初綸將發營遊宛臨賀王正德詣

於綸所始入牙門有飄風解旗折至是故殺牛勞士一

牛走入馬廐抵殺綸所乘服以兩角貫一馬腹載之而行衝突營幕軍中驚亂

周天和元年夏齊冀州人於蚌蛤中得瑤環一隻

徐之才遷預章王宗國常侍隨綜入北有人患足腫痛諸醫咸莫能識之才視之曰蛤精疾也得疾時嘗乘船入海垂脚入水中乎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剖之得蛤子二大如榆莢

梁劉慤常有飛書謗毀梁王怒曰劉慤如衣中虱必須

掐之

梁元初甘露降荆州皂莢樹

齊斛律光之入寇也周將韋孝寬忌之孝寬叅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孝寬陰令巖作謠言曰百斛飛上天明月耀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堅乃間諜遺其文于鄴中齊人用是而殺斛律光明月光字也

初陳文章以湘州出杉柟乃營造大艦金翅等二百許

艘并諸水戰之具

後梁有何山者其射之妙人莫能及有鳥巢于庭樹蕭詹惡之謂山曰射中賜一車穀其鳥雛並於枝上山曰脫一箭中兩請賜兩車臣無車牛願官為送詹許之於是射山中其二項詹甚欣悅即令載穀送之

高德衆正相齊未誅之前家有赤鴨羣行於庭犬逐遂成碎血

徐陵子份陵常遇疾甚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如此者三陵疾忽然而愈

梁孝元字世識初年五歲梁武問曰讀何書對曰能典禮梁武曰汝試言之孝元即誦上篇左右莫不驚及長精神爽儁

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魯郡太守智之孫也泛涉墳籍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樊子孟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建康實録 闕名

得魚作膾

吴介象字元則與吴王論膾何者最美象曰海中鯔魚為上請於殿前作方坎汲水滿之象垂綸於坎中食頃得鯔魚作膾

署紙尾

宋廢帝時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録尚書徐羨之謂中書令傅亮曰黄門已下悉委蔡吾徒不復歷懷自此已上

故宜共參同異廓聞之曰我不能為徐美之署紙尾也遂辭不拜

行火

元帝渡江隨帝有王離妻季氏者洛陽人將洛陽舊火南渡自言受道於祖母王氏傳此火并有遺書二十七卷臨終使行此火勿令斷絶火色甚赤異於餘火有靈驗四方病者將此火煮藥及炙諸病皆愈轉相妖惑官司禁不能止及季氏卒火亦經時而滅人號其所居為

為聖火巷

飛霜

貞觀二十年七月宴五品已上於飛霜殿絲竹遞奏羣臣上壽賜綾錦殿在元武門北因地形高敞層閣三成引水為潔淥池以滌炎暑

紫微

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帝遊幸勑奉御王孝積於顯道門內起紫微殿十三間文甓重基高敞宏壯帝見之甚悅

木醴

陳后主禎明二年初覆舟山及松栢林冬月出木醴后主以為甘露之瑞俗呼為雀餳

三輔決録 趙岐

求拜

平陵孟他盡以家財賂張讓監奴奴慙問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時賓客求見讓者車常數百乘累日不得通他後至諸奴迎拜徑將他車獨入衆謂他與讓善爭以物賂他他得以賂讓

胡婢

金禕為郡上計留在許都時魏武使長史伍必將兵衛

天子於許都禕與必善必見禕有胡婢善射必嘗請之從後也

覆被

馮豹為尚書郎每奏事未報常伏省闥下或自昏至明天子默使人持被覆之

不炊

第五頡字子陵為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飲馬

安陵道者有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

從貸

平陵公孫奮富聞京師梁冀知奮儉悋以一鏤衢鞍遺奮從貸五千萬

逃名

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游二仲皆挫廉逃名

自隨

楚遊上表乞宿衛拜駙馬都尉楚無學好遨遊音樂及畜歌者琵琶箏笛每行將以自隨

瘦貴

張氏得鈎何氏得筭故三輔舊語曰何氏筭張氏鈎何氏肥張氏瘦言何氏有肥人輒貴瘦人輒賤張氏瘦者輒貴肥者輒賤故二族以鈎筭知凶吉以肥瘦知貴賤

瘠土所出

弭生字仲叔其父賤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也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

謝射

漢末大鴻臚射咸本姓謝名服天子命為將軍出征以姓謝名服不祥改為射氏名咸

白鹿甚馴

辛繕字公文少治春秋詩易隱居宏農華陰弟子受業

者六百餘人所居旁有白鹿甚馴不畏人

左伯

韋誕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明斯籀之法非得紈素不妄下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盡徑丈之勢於方寸之中

自稱不堪

韋約字季明司徒劉愷甚敬重之謂曰君以輕於去就

大位不躋今歲垂盡選御史實欲煩君約曰犬馬齒盡既無膂力又無考課所以躊躇戀慕者以明公禮遇隆崇未能自割因稱素有風疾眩冒不堪久坐遂徒跣趨出公追不及

寺正

茂陵何比干漢武時丞相公孫宏舉為廷尉右平下無寃民號曰何公

鄴中記 陸翽

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班文錦鳳皇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或青綈或白綈或黄綈或緑綈或紫綈或蜀綈工巧百數不可盡名也

石季龍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采漆畫列仙奇鳥異獸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五寸隨扇大小雲母帖其中細縷縫其際雖掩盡而彩色

明澈看之如金可取故名莫難也季龍出時以扇挾乘輿

織錦羅在中尚坊三署皆數百人有班文錦

華林園有春李冬華春熟

石季龍左右直衛萬人皆著五色細鎧光耀奪目

二銅駞如馬形長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三尺脊如馬鞍在中陽門外夾道相向

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着五采靴

趙王虎建武六年造閱馬臺在城西漳水之南約次為臺虎常於此臺簡練騎卒虎牙宿衛蛇雲騰黑矟騎五千人每月朔晦閱馬于此臺乃于漳水之南張幟鳴鼓列騎星羅虎乃登臺射髀矢一發五千騎一時奔走從漳水之南齊走至于臺下隊督以上皆班賚虎又射一箭騎五千又齊走于漳水之北其五千流散攢促若數萬人皆騎以漆矟從事故以黑矟為號季龍又常以女弟一千人為鹵簿皆着紫綸巾熟錦袴金銀縷帶五文

織成靴遊臺上

石虎苑中有安石榴子大如椀盞其味不酸

石虎作沉蘇帳頂安金蓮花花中縣金薄織成綩囊裹受三升以盛香注帳之四面上十二香囊采色亦同

解飛者石虎時工人作旃檀車左轂上置碓右轂上置碓每行十里磨麥一石舂米一斛

石虎有華林園種衆果民間有名果虎作蝦蟇車四搏掘根面去一丈深一丈合土載之植之無不生

石虎有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九月生花十二月乃成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棗亦生三子一尺

二銅駞如馬形長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二尺脊如馬鞍在中陽門外夾道相向

石季虎大饗羣臣于太武殿佛圖澄曰殿乎殿乎棘乎成林將壞人衣龍殿右有棘生

虎以五月發五百里内萬人營華林苑至八月天暴雨雪雪深三尺作者凍死數千人太史奏作役非時天降

此變虎誅起户部尚書以塞天災

有舂車作木人反行碓于車上動則木人踏碓舂行十里成米一斛

石虎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黄地博山文錦或有紫綈及小明光文錦

石虎中尚方御府中巧工作錦織成署皆數百人有青綈或白綈或緋綈或黄綈或緑綈或紫綈

石虎御府罽有已頭文罽鹿子罽花罽

石虎皇后出女騎一千冬月皆着紫綸巾

石虎會上御食遊槃兩重皆金銀叅帶百二十醆彫節並同其叅帶之間茉莫畫微如破髮近看乃得見動遊槃則圓轉也

石虎以胡粉和椒塗壁曰椒房

石虎御床辟方三丈其餘床皆局脚高下六尺後宮別院中有小形玉床又有轉開床射鳥獸

石虎作席以錦雜以五香施以五彩綖編蒲皮緣之錦

石虎作金銀鈕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獸之像讚者皆三十二言高施則八尺下施四尺或施六尺隨意所欲也

石虎冬月為複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鏤香爐

石虎太武殿西有崑華殿閣上輒開大窓皆施以絳紗幌

石虎御床辟方丈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青綈光錦或用緋綈登高文錦

或用紫綈大小錦絲以房子錦百二十斤白纁裡名為裏複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金香爐以石墨燒集和名香帳頂上安金蓮花中懸金薄織成椀囊春秋但錦帳表以五色總為夾帳夏用紗羅或綦文丹羅或紫縠文為單帳

石虎皇后女騎腰中着金環叅鏤帶

石虎臨軒大會着碧紗袍

石虎時着金縷合歡袴

石虎詔書以五色紙着鳳雛口中

石虎正會置三十步鼓吹三十步輒置一部十二人皆在平閣上去地丈餘又有女鼓吹

石虎大會禮樂既陳虎繳兩閣上窻幌宫人數千陪列看坐悉服飾金銀熠熠又于閣上作女妓數百衣

吳録 張勃

朱桓還屯孫權自出祖送桓奉觴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捋陛下虎鬚無所復恨權憑几前席進前捋鬚曰臣今真可謂捋虎鬚也

步隲表於孫權曰北降人王潛等說北相部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荆州權曰曹衰弱何能以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為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為說隲所言甚每懷步隲輒大咲

此江與開闢俱往寧有可沙囊塞埋乎

吳範字文則三國孫權時拜騎都尉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令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子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坐觀汝耶乃髡頭自縛詣門使鈴下以聞鈴下曰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耶曰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乃釋免滕滕見範謝曰

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

劉備曾使諸葛亮至京因覩秣陵山阜乃嘆曰鍾山龍盤石頭虎踞帝王之宅也

五湖者太湖之别名周行五百餘里故以名焉

初漢黄門張讓等刼天子北至河上掌璽投井中及平頓洛陽城南甄宫有井五色氣出孫堅命浚井得漢傳國璽

長城若下酒有若溪南曰上若北曰下若並有村村人取若下水以釀酒醇美勝雲陽

宜春泉水地道記曰宜春縣出美酒隨歲貢上

松梁山山石間開處容數十丈其高以弩射之不及其上

端溪有端山山有五色石石上多香水

居風縣有蟻絮藤人視土中知有蟻因墾發以木皮揷其上則蟻出緣而生漆

丁固為司徒初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年吾當為公乎遂如夢焉

紀隲字子上景皇時隲父亮為尚書令隲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

魏文帝遣使求長鳴短鳴雞羣臣以非禮欲不與孫權勑付之

乾隆御覽之寶

說郛卷五十九下